

2004—2005年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分析与预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主编

ZHONGGUO HONGGUAN

JINGJI XINGSHI

FENXI YU YUCE

2004—2005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04—2005 年中国宏观 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4—2005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17-6839-0

I. 2... II. 国... III. 宏观经济—经济分析—研究报告
—中国—2004—2005 IV. F12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950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 economyph. com](http://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聂无逸 (电话: 13701326619)

责任印制: 常 毅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7-6839-0/F · 5464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53507 68341876 68341879 68353624

中国经济书店: 66162744

地 址: 西四北大街 233 号

2004—2005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专家成员

主 编：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博导

课题组长：

王小广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经济运行与发展室主任、研究员、博士

课题副组长：

樊彩耀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经济运行与发展室副主任

课题组成员：

解三明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经济运行与发展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后

曾智泽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博士

常兴华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收入消费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尹 涛 中国证券报记者

蔡立新 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

特邀专家：

王岳平 国家发改委产业所研究员、博导

宋 立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博士

王 元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财政金融研究室 实习研究员

目 录

第一部分 总报告

- ◆ 2004 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题 (3)
- ◆ 再论“双稳健政策” (22)
- ◆ “双稳健政策”下 2005 年宏观经济走势 (39)
- ◆ 结构导向,进中求稳 (55)
- ◆ 宏观调控显见成效,经济软着陆可期 (70)
- ◆ 力控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80)

第二部分 专题报告

- ◆ 2004 年产业发展形势和 2005 年走势 (95)
- ◆ 2005 年:双稳健政策下投资有望进入正常增长区间 (105)
- ◆ 2005 年:消费需求增长可能小幅放慢 (121)
- ◆ 2005 年:外贸爆发性增长期将结束 (136)
- ◆ 2004 年价格形势分析及 2005 年展望 (148)
- ◆ 利率调整后的金融形势与下一步货币政策取向 (169)
- ◆ 2004 年房地产行业景气分析及 2005 年展望 (183)
- ◆ 2004 年汽车行业景气分析和 2005 年展望 (211)

- ◆ 2004 年中国能源与电力行业景气特点与 2005 年展望 (229)

第三部分 经济热点分析

- ◆ 严格的土地调控政策不能松 (247)
- ◆ 升息难以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过热问题 (250)
- ◆ 城市发展战略性失衡的严重后果 (257)
- ◆ 资本市场:最大的软肋及可能的高增长 (262)
- ◆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景气回落物价却逆势上扬 (269)
- ◆ 坚决控制过度投资,但谨防紧缩过度导致经济大落 (273)
- ◆ 消费物价持续上涨,但短期仍不宜急于加息 (277)

第四部分 附表

- ◆ 2004 年 1—11 月主要宏观经济统计指标 (285)

- 后 记 (336)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 ◆ 2004 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题
- ◆ 再论“双稳健政策”
- ◆ “双稳健政策”下 2005 年宏观经济走势
- ◆ 结构导向，进中求稳
- ◆ 宏观调控显见成效，经济软着陆可期
- ◆ 力控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 2004 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题

——兼谈均衡增长思路

2003 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黄金年，也是改革开放 25 年来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年战胜了史无前例的“非典”，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内外挑战，而且还在于这一年积累了许多宏观调控的经验。特别是在经济从低谷进入繁荣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运用“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既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延长经济繁荣发展的时间，又以“防微杜渐、灵活微调”的措施，适时适度调控回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问题，防止局部过热现象蔓延，用打提前量的调控方式避免大起大落，减少经济波动。2003 年，为加速转型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操作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2004 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十年周期上升期的第三年，在经过前两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这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慢，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经济在增长 9% 的基础上再加速，会使“局部过热”演变为“总体过热”，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高通货膨胀。当然，今年的“向下调整”并不是“硬着陆”，甚至与 1986 年的“软着陆”相比也有程度上的差别，经济发展的背景、条件也明显不同了。1986 年“软着陆”前国民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总体过热”，GDP 增长速度 1984 年和 1985

年分别高达 15.2% 和 13.5%，通货膨胀率 1985 年超过了 5% 的“警戒线”^①，CPI 和 RPI 分别达到 8.8% 和 9.3%，对外贸易也由 1984 年 40 亿美元的逆差猛然提高到 1985 年的 449 亿美元的逆差。去年这三个指标均没有达到 1986 年“软着陆”前的情况，尽管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局部过热”现象，但仍不能认为已经出现了“总体过热”。其理由，一是 9.1% 的速度还在“潜在水平”附近，二是通货膨胀率还在 1—3% 这样一个“正常区间”的下轨，三是对外贸易不仅没有出现逆差而且仍呈现大盈余格局。因此，今年应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速度进行调控，限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加速势头，但仍不能全面紧缩，在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增长仍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主题。

为了实现均衡增长，今年较为理想的宏观调控目标是：GDP 增长速度在去年和前年之间进行选择，为 8.5% 左右；CPI 上涨率继续控制在 1—3% 的区间内，最好不要超过 3%；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7% 左右；对外货物、服务贸易实现基本平衡，商品进出口不再过于追求大盈余业绩，争取不出现逆差。为达到这些目标，宏观调控的任务十分艰巨，须着力研究和解决“敏感时期”可能更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1. 工业“过热”，农业、服务业“偏冷”，应采取措施实现三次产业之间的均衡增长，特别是要加快发展服务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 1 月 20 日发布的数据进行计算，去年 GDP 总量中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15%、54% 和 31%，第二产业比重明显提高，比改革以来最高的 2002 年又提高 2.2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下降 2.7 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出现了新的“非均衡增长”。在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7%，全部工业的增长速度估计超过了 13%，是 1996 年以来的最高值，属于超常规高速增长。这种超常规高速增长，可以由新工业周期掀起新一轮重化工业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高潮提供部分解释，有

^① 中国在体制加速转型、结构加快升级、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周期性通货膨胀压力要比发达国家略高一些，“自然通货膨胀率”可能在一个偏高的区间。经验分析表明，这个区间以 CPI 衡量大约为 1—3%，零以下为通货紧缩，4% 以上为“超额通货膨胀”，5% 可能是社会难以承受的“通货膨胀警戒线”。宏观政策要严格控制区间的“两头”，在区间内，多关注趋势性变化，多以微调方式防止矛盾的累积。

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不排除工业“过热”的嫌疑。除了速度太快外，目前这样高的工业增长受到了资源供给瓶颈的严重制约，土地、矿产、煤、电、油、运等已经承受不了现行高能耗工业的超常规扩张了。

目前，产业发展第一层次的突出矛盾是工业供求失衡，工业的需求增长明显快于供给增长，出现了推动物价加速上涨的供求缺口。这是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又要看到，工业“过热”不等于产业“过热”，因为到目前为止农业、服务业依然没有从前期的不景气中走出来，其速度下降的惯性并没有改变。

去年，农业、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2.5%和6.7%，比前年减慢了0.4和0.8个百分点。这和改革开放以来大家熟知的三次经济“总体过热”时期第三产业同步高速增长（1984、1985年分别为19.4%和18.3%，1987、1988年分别为14.4%和13.2%，1992、1993年分别为12.4%和10.7%）的情形明显不同。因此，到目前为止的产业发展只是出现了以工业“过热”为特征的“局部过热”，农业和服务业仍处于“过冷”或者至少是“偏冷”的状态。这种“冷”、“热”并存，使产业发展的矛盾由第一层次延伸到第二层次，即出现了三次产业发展的失衡。这种失衡必然造成“长腿”（工业）领域供应短缺，“短腿”（服务业）领域需求不足，强化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矛盾，必然阻碍“一般工业化”（以工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提高为特征）向“后工业化”（以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提高为特征）的发展。

为什么三次产业发展中会出现“长腿”越长、“短腿”越短的失衡现象？为什么服务业增长缓慢？

国家统计局解释说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受“非典”影响，另一个是现行“统计体系还不能覆盖第三产业所有方面”。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只能回答问题的一部分，不能回答问题的全部。一方面，除入境旅游外，“非典”对服务行业的集中影响只是在去年第二季度，第三、四季度和工业一样恢复过来了。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统计不足实际上不只是发生在去年一年，而是一直以来就如此。问题是，第三产业比重在1992达到历史最高的34.3%后一直徘徊不前，2001年在达到34.1%后又呈下降趋势，两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看来，第三产业比重下降的“另一部分解释”，应当到体制、政策和认识中去寻找。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和 90 年代初期,有过几次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呼声,现实生活中也相继出现了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时期,但每一次持续时间都很短。这是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中国发展服务业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基础,还没有收入和需求条件,还没有服务对象”呢?不是。真正的原因,一是对发展服务业的认识不足,二是产业政策存在较为明显的“重工主义”倾向,三是缺乏一个足以支持服务业加快成长的体制基础。

很长时期以来,在“重工主义”思想影响下,我们的产业发展理论和产业政策总是过分强调“工业优先战略”,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狭义工业化”道路,各种会议,各种媒体,基本上都是讲农业、抓工业。领导干部中,懂农业、懂工业的多,懂服务业的少。讨论经济发展,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工业增长的贡献,“服务业不是物质生产部门”的传统思想虽然有一些改变,但仍在学者论著和政府政策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反映。最近,我看到一篇题为“发展离不开制造业”的文章,该文强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并得出“即使是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必须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结论。这种观点在我国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但在实现低耗、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那里,已经成为了老古董式的观点,他们那里的现实也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比如美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自 1947 年以来一直下降,1950—1970 年的 20 年中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从 30% 降到 20%,1970—1990 年的 20 年中又下降了 4 个百分点,降到 16%,最近十多年还在下降。去年以来,虽然出现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制造业明显复苏迹象,但占经济份额超过 80% 的服务业仍是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就业增长的基本产业源,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的大国来说,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增长一定要慢于工业增长”,“制造业中心”也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经济发展水平低也不等于“服务业没有服务对象”。实际上,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全球化、信息化和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等有利条件,利用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互动趋势,发挥后发优势,获得后发效益,实现服务业的跳越式发展。特别是在全国迈过人均 1000 美元收入台阶并且约有 1 亿人口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生活行列后,服务业需求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进入服务

业加速发展时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内部基础和外部条件。

目前的问题是,支持服务业成长的体制和产业政策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服务业自由、充分发展。比如,现代城市公用事业服务,文化、卫生、教育、媒体服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服务,研究和技术开发服务,以及其他作为未来产业的新型服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所有制阻隔”,非公有制资本特别是国内民营资本还不能自由地进入。在税费和融资方面,不仅没有得到类似于制造业那样的优惠和支持,而且还有一些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人为限制。

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新服务经济的繁荣和本世纪初印度软件业的繁荣,共同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都在此前放松了对软件业的限制,对能够吸纳大量“白领”工人的未来型服务产业发展实施了多种政策优惠。在这方面,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一直比较落后,产业政策和产业组织机制没有跟上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步伐。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仍在向高能耗、低就业的工业倾斜,而低能耗、高就业的服务业没有得到政策和体制的足够支持。多年来,外贸政策在如何增加货物贸易顺差上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并没有找到如何改变服务贸易逆差的解决办法;产业政策为推动工业加速增长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同时也推高了土地、矿产、水、电、气、油等有限资源的稀缺程度,并正在为此付出愈益昂贵的代价。2003年的实践表明,传统的“重工主义”产业政策和体制以及由此而推动的“非均衡增长”已经到了一个极限,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转到更加注重服务业发展的新政策、新体制框架中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加快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型服务业,是从2004年开始的未来相当长时期产业政策的基本导向和主题。

2. 制造业出现产值增长、就业下降趋势,应采取措施既保证制造业技术进步,又实现“积极就业”目标

强调加快发展服务业,在更高平台上实现三次产业的均衡增长,并不是说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重要。实际上,中国制造业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发展要注意均衡、协调,要在给服务业成长留出足够空间基础上促使制造业结构转型,既要加快制造业技术进步,提高整个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又要找到一个能够不断增加就业的制造产业组织结

构模式。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发展中出现了产值增长而就业减少的趋势。经合组织制造业就业在 1990—2001 年间减少了 9%,全球 20 个主要国家在 1995—2002 年的 7 年间减少了 2200 万人,其中美国减少 200 多万,减少幅度为 11%,巴西减少 20%,日本减少 16%。去年 7 月,美国制造业共雇佣 1460 万人,比 1998 年 3 月最高峰 1760 万人减少了 17%。去年以来,美国一些人说“由低廉劳动力价格创造的中国产品使美国制造业丢掉了 220 万个就业机会”,这个说法是在推卸责任,是很不公平的。实际上,制造业就业减少现象不仅出现在制造业很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也出现在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在 1995—2000 年这 5 年时间里,全社会就业人数增加近 4020 万人,由 68065 万人增加到 72085 万人,累计增长约 6%,但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反而从 9803 万人减少到 8043 万人,总共减少约 1760 万人,累计降幅接近 18%,大大超过美国同期制造业就业的降幅。最近两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所增加,2002 年增加到 8300 多万,但仍未恢复到本来绝对规模就比较小的 1998 年的 8319 万,相对规模即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一直在 11% 左右徘徊,明显低于 1978—1998 年年均 13.7% 的水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制造业就业下降趋势要比美国、比全世界更为明显。由于体制、结构和政策原因,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低效就业或无效就业问题比较严重,人均产出水平大约只有发达国家的 1/10 至 1/8 左右。随着体制创新进程加快,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将进入“加速提高”时期,创造一块钱制造业产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会越来越少,机器排挤人、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的情形将愈益突出,因此“制造业就业下降趋势”将在相当长时期存在。这对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增长质量是一件好事,但对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来说是一个严重挑战。

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可供选择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部途径”,就是在制造业外部创造一个具有完全自由竞争的服务业创业和就业环境,通过大力发展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服务业,从整体上扩大全社会就业规模。另一个是“内部途径”,就是在制造业自身内部进行企业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总的政策导向是在继续坚持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规模

化、现代化生产水平同时,加强具有中小型特征的零件、附件、部件等组装件的专业化生产,通过大、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扩大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生产规模,以此提高制造业就业弹性,增加单位产值的劳动吸纳量。同时要看到,这种“内部途径”和“外部途径”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可以有机结合的,比如包括通信、网络、数字化和各种应用研究在内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既可以带动、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又可以作为服务业使自身得以发展。

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在去年10月曼谷峰会上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在亚太地区快速增长的首先是高科技企业,一个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通信、信息、应用研究)发展得越快,经济指标就改善得越快,增长就越稳定。这里指的是一个“行业之间的新关系”,包括大学和公司的科研、信息和知识产权的买卖,所有这一切融合成一个体系。几年前出现的“知识经济热”冷了几年后,最近出现再度繁荣的迹象。美国硅谷的失业率近年来明显下降,由前年第二季度的10%降到去年第二季度的5%,这种搞科技繁荣带动美国服务业再度活跃。回过头来看,新世纪初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时间比历次周期性衰退的时间要短,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少增加的劳动力流向价格低廉的新经济区只是较少的部分,其中较大部分流到了服务领域。因此当美国制造业出现生产率提高而就业下降时,很有眼光的企业家英特尔总裁克雷格·芭蕾特与去年12月2日接受《世界报》记者采访时,对西方发达国家新近出现的工业保护主义政策提出批评,他说:“美国和德国应该对农业补贴少操点心。相反,未来产业必须获得更多的投资。美国应该减少钢铁补贴。如果因钢铁补贴导致生物技术、机械制造以及其他行业的研发支出下降,那么,美国钢铁产业的工作岗位就不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伯德也向美国政府建议:“明智的选择不是打压别的国家,不应想方设法去保护即将被淘汰的部分制造业,而应在帮助劳工再就业培训基础上促使他们早日转移到其他行业就业”。这个建议不仅对美国很有价值,而且对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对于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劳动无限供给”格局的中国来说,政府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当是简单接受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而应当是在提高制造业增长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能够满足积极就业政策要求的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发展以知识

为基础的未来型服务业。

从制造业发展的观点看,服务业可以简单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制造业存在后向关联的服务,如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修理、售后服务等,以收入链为纽带的餐饮、旅游等;另一种是与制造业存在前向关联的服务,这里主要是指采购、金融、保险、教育、研发服务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贸、金融和保险服务业近几年有了长足发展,今后只要竞争机制形成,其发展速度应会加快,但这取决于制度和政策进一步改革的措施力度。相比较而言,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型服务,目前存在较多的制度和政策限制,没有真正形成自由发展的机制,因此发展水平较低,就业容量较小。教育方面,2002年的投入占GDP比重仍然只有3.41%,不到联合国有关机构推荐水准的一半,因为相对投入减少,近年来教育出现了就业增长减慢趋势。同时,科研技术服务领域从业人员近几年也出现了绝对减少的情况,1995年该领域员工为182万人,到2002年只剩下163万人,减少近20万人,7年减少10.5%。

当不少学者强调“制造中心”的好处,不少地方官员大兴土木搞“工业园区”建设时,应当冷静地看到,由于我们在服务业发展上花的精力、资源、资金相对较少,不得不每年、每月、每天用稀缺程度不断提高的耕地、地矿、水、气、油等稀缺资源从美国那里换回来知识、技术和各种复杂劳动凝结的服务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接受“服务对商品的剥削”。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努力摆脱“服务剥削商品”的格局,我们就很难根本改变相对落后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愈益增大的战略损失,就有可能面临既来自美国又来自印度的巨大的服务业竞争压力。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资源资本的竞争,而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竞争;主要不是工业或制造业实力的竞争,而是作为未来产业的新型服务业实力的竞争;哪一个国家拥有雄厚的人力资本,控制了服务业发展的主流,这个国家才能真正把握未来,才能影响和控制全球经济。因此,无论是从短期平衡角度看,还是从长期战略角度看,中国都应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项旨在加快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促使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使以往从土地、从地矿要产值、要就业的旧格局转变为从脑矿、从知识要产值、要就业的新格局。

3. 目前投资“偏热”、消费“偏冷”，应采取措施实现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之间的均衡增长

近 25 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快速增长的业绩，但仔细分析发现，这种业绩不仅是以高投资、高资源耗费和高环境污染来支撑的，增长方式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且消费者福利并没有以同样的速率增加，“为生产而生产”的增长模式还没有真正转到“为消费而生产”的增长模式上来。到目前为止，国民经济管理仍然没有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消费增长仍然明显慢于投资增长，投资“冷”时，消费“更冷”，投资“热”时，消费“偏冷”。

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明显加速，比上年快 10.6 个百分点，比 1998—2002 年的年均值快 15 个百分点，比 1981—2002 年的年均值快 6.6 个百分点。尽管还没有达到 1985 年的 38.8% 和 1992、1993、1994 年的 44.4%、61.8%、30.4% 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但已经超过了 1988 年 25.4% 和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长期均衡轨道（20%），在快速轨道上运行。相比较而言，消费增长明显慢于投资增长。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去年（9.1%）比前年（8.8%）略有加速，但加速幅度（0.3 个百分点）很小，不仅明显小于投资增长的加速幅度，而且仍在“长期均衡轨道值”（1981—2002 年年均值 15.3%）以下很远的点位。即使在扣除物价因素后，消费增长的“长期均衡轨道”会下移，但 1996—2002 年年均 10.4% 应当是一个“正常合理”的速度，而去年还没有达到这个平均增长速度。所以，动态意义上的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特征仍很明显。

从相对静态角度看，投资“偏热”、消费“偏冷”的也很明显。去年，